

bloom 盛开
盛于繁花·锦绣绽开
专题书系02-02-15

盛开
Bloom 90后
15 过境年华

获奖新作范本

HUO JIANG XIN ZUO FAN BEN

方达/主编

过境
年华



YZLI0890162648

辽宁教育出版社



bloom 盛开
盛于繁花·锦绣绽放
专题书系02-02-15



盛开 Bloom 90后
15 过境年华

获奖新作范本

HUO JIANG XIN ZUO FAN BEN

方达/主编



YZLI0890162648

90后
年华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90后15·过境年华·获奖新作范本/方达主

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82-9490-3

I. ①盛… II. ①方…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5106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360千字 印张: 17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 放

责任校对: 刘 璵

特约编辑: 罗亚晴

策划监制: 李耀辉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产品总监: 杨 柳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内文插图: 田海涛 彭 卉

ISBN 978-7-5382-9490-3

定价: 28.80元

目录

CONTENTS

039 031 020 012 002

台风过境，搁浅了那段年华／王佩瑶

猫挽歌／另维

北极的鱼／简间

砂器／普鲁士蓝

刀／夏克勋

北极的鱼，传奇岛

094 083 070 063 056 050

海平面消失的冬天，小说现实

偶遇／方慧

城里人／陆俊文

海平面消失的冬天／白云

水木巷／木木周

光／徐矗

韶华逝去，曲仅能吟到一半／王佩瑶

清寒，玫瑰的秘密

何曾有极乐／周宏翔

不说／芥木

一如旋木平淡／陆俊文

清寒／莫诺

掠影／江修

244 235 227 221 206

太阳毁灭在1993，幻城

荒昼／张烜怡

消声／张烜怡

太阳毁灭在1993／项彰之

消失岛／林为攀

195 170 165 160

钻冷街，小说江湖

地主／项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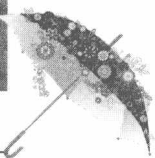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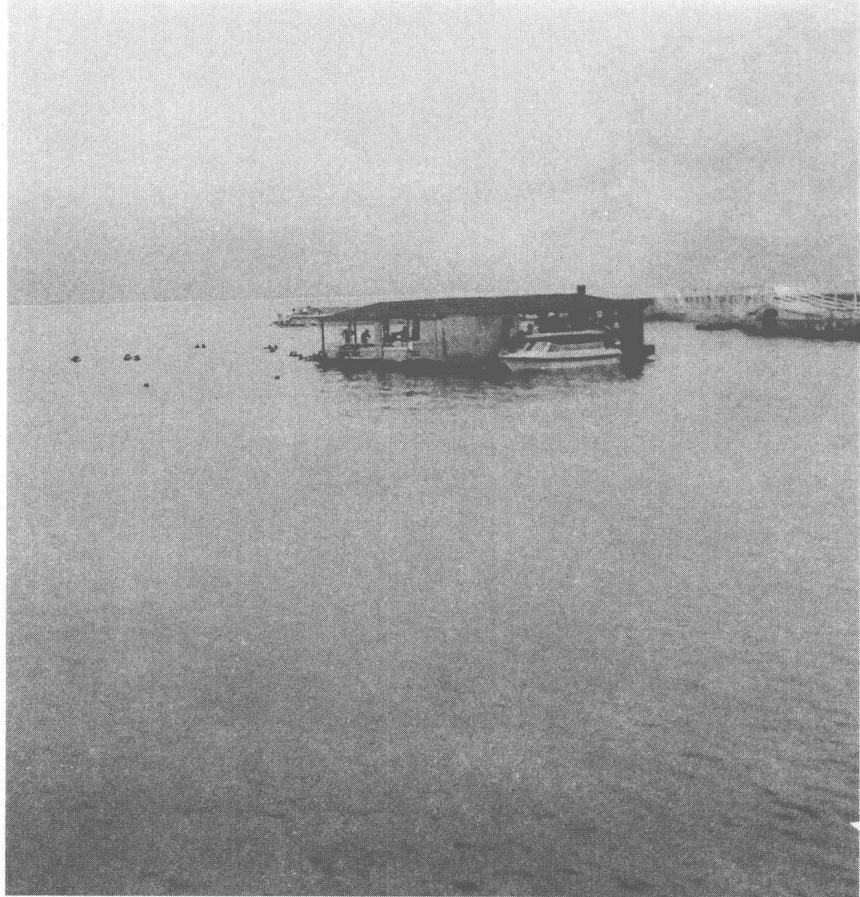
彼地重生／普鲁士蓝

钻冷街／普鲁士蓝

救贼／王佩瑶

地上的星星／白云

153 146 126 121 100



北极的鱼， 传奇岛

一切就像台风过境，
无论当时多壮阔，
最终都会过去。
原来转折很简单，
就看你有没有找对出路。



刀

文/夏克勋

「一」

我七岁那年，已经在病榻上残喘了许多年的武林盟主杨雄终于因一口气没提上来，被一口浓痰给憋死在他新纳的小妾怀里。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天下像是早就预谋好的大乱了。

关于杨雄的死因，已经没有人去在乎了，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寻找那把斩月神

刀。这是江湖奉行的一个准则，谁握有神刀，谁就有资格入住祁连山庄，坐上武林盟主的交椅。

按理说神刀应该在杨雄的府上，毕竟他做了这么多年的盟主。当年他带着自己的人马入住山庄的时候就是肩扛那把刀在众多武林同盟的道贺声中耀武扬威地住进去的。于是杨雄家就像是旅馆一样被武林高手们频频造访。可祁连山庄有九百多间房子，每一间房子都有可能被杨雄用来藏刀，要想翻遍山庄所有的房间无异于一项浩大的工程。仅凭几个武功高强的刺客，工作进度又太慢了，况且雇用刺客的费用也是相当高的。于是江湖几家实力比较大的山庄一合计，就去官府那里诬告杨雄私造兵器蓄意谋反，也有告他网罗天下美女开妓院的，更有甚者说杨雄练了一套歪门邪道的武功，必须要在年轻貌美的女子身上采集精气，他那个漂亮的小妾就是证据。这样一来官府就不能不管了，官兵在祁连山庄里来来回回忙活了一个月，在每一件房间里都掘地三尺，不仅没有找到神刀，甚至连江湖传言的杨雄私埋的宝藏也没有找到。这下天下人真的恐慌了，杨雄没有刀？那他怎么在武林盟主的位置上坐了那么久却没有被发现？真正的神刀又在哪里？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武林豪杰抓了杨雄的小妾，大家一致认为杨雄在临死之前肯定跟她说了什么，至少也会给了她一些关于神刀下落的暗示。

杨雄的小妾被秘密地带到公审大堂内，被号称武林第二大山庄的庄主范大给揭去了蒙在头上的头罩。范大长了一双老鼠眼，眼角已经布满了细密的皱纹。他咧开被烟壶熏成深褐色的黄牙，抵在那小妾的耳边用发腻的温柔之音问她：“你说出来宝刀的下落，我保你可以在范家山庄继续做你的妾，一辈子荣华富贵。”杨雄的小妾此时已经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是因为过度惊喜还是惊吓，只是断断续续地说出在杨家祠堂的大梁上一直悬挂着一个檀香盒，平时杨雄谁也不让碰。说到这里，大堂内所有的人眼睛发亮，连夜打发了两名刺客去祠堂把木盒偷来，继而好酒好肉地在一块痛饮一番，商量着由谁来做天下第一山庄的新主子。酒宴正酣，刺客回来了，范大一刀劈开木盒，大家把满含期待的目光凑上去，竟然发现那里面是空的。范大一气之下把木盒劈了个稀巴烂，末了骂了一句：“狗娘养的杨雄，竟然靠一个空木盒欺骗了我们这么多年。”于是大家都跟着附和范大说杨雄是狗娘养的，不是人。

范大收了刀，转身笑咪咪地对大家说：“这小蹄子是不是被吓傻了，随便说个地方应付我们。”然后他又拱手对大家说，“请武林好汉们放心，我把她收在府上，

·细细地拷问，我就不信找不出一把刀来。”武林众好汉们又附和范大说有劳范庄主，江湖的未来就寄托在他身上了。范大假惺惺地说哪里哪里，便吆喝家丁回家去了。

范大走后，房间里陷入了一阵沉默，月光从窗外飘进来，均匀地铺在每个人的脚边。忽然这模糊的光亮被巨大的黑影所覆盖，已经站起来的虎背熊腰的猛汉说：

“挨千刀的范大，让我们出了钱去找宝刀，他却先掳了一个小妾回去快活去了。”然后众人跟着附和，是啊是啊，范大确实不像话。猛汉听得骚动，以为自己煽动了大家听信了他的号召，愈发慷慨激昂，顿生豪意，把评定江湖归为己任，继续说：“如果兄弟们不嫌弃，我愿组织一场武林大会，以武服人。”屋子里又骚动了一会儿，大家又忙不迭地说好方法好方法，避免武林浩劫生灵涂炭。猛汉听得，笑声震得瓦片都在簌簌抖动。

一个月以后，这个号称练就了天下无敌铁砂掌的壮汉就被大家逐出了武林盟会。

「二」

我七岁那年的一个清晨被爷爷扯着耳朵拽醒了。爷爷催促我起床跟着他去卖笋，我就迷迷糊糊地跟着爷爷下了山。

从七岁的那天早晨开始，我就在心里珍藏了一个秘密，我想娶山下童村童铁匠家的二妮子童嫣。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童嫣，她帮铁匠拉着呼哧呼哧冒火的大风箱，熊熊燃烧的焦煤把空气烤得手舞足蹈，热风一阵阵四散开去，甚至爬上她的额头去撕扯额前的头发，她大汗淋漓的样子在火光的映衬下很美。后来我把积攒了很多年的铜板给了那个老得已经掉光牙齿的画匠，求他画出来我第一次看到童嫣的样子。画匠年过花甲，耳朵不灵光。我对着他的耳朵把那天的情景从脑海里捞出来对着他倾倒了一通，然后全大街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童嫣想娶她回家当老婆。在我小心翼翼手捧着那幅画离开的时候，听见了旁边卖包子的大妈在嘀咕：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把脖子仰断喽。第二天我从爷爷的药箱里摸了整整一包泻药悄悄撒在了她的面团里，以后我经过那个街口时，就再也吃不到包子了。

那天爷爷早早地卖光了所有的笋，夕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用剩余的光辉慰藉即将来临的黑暗。爷爷从童嫣手里接过风箱，示意她休息一下，童嫣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对爷爷很认真地摇摇头，我才知道她是个漂亮的哑巴。爷爷抚摸了下她的头，理

清额前被汗水纠结在一起的头发，又指指我，她就什么都明白了。丢下风箱的把手，像兔子一样跳到我的跟前。

童铁匠对我爷爷歉然一笑，用火钳夹从火堆里夹出来一块通红的铁块递到爷爷面前，爷爷叼着烟斗凑上去很自然地点燃了烟丝，然后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有好几次我都害怕铁匠的手会突然一抖，那爷爷的整张嘴铁定就成烤肉了，不过铁匠关节粗大的手指一直都是稳稳地端着铁块，让爷爷麻利又潇洒地点好烟。

铁匠开始敲打那块红铁，一阵单调的当当声过后，我看出来那是一把刀的形状。爷爷看着铁匠被汗水浇湿的衬衫，不无揶揄地说道：“你这不是砍柴的刀吧？”铁匠听不出来这话的意思，称赞老爷子好眼力，他停下手里的活儿，凑到爷爷的跟前神秘兮兮地说：“您还不知道吧。杨雄死啦，可是那斩月神刀却丢了。杨雄没有刀，也坐了那么多年的武林盟主，江湖人都气不过。我看，天下又要大乱了。”铁匠又开始叮叮当当地敲打那块红铁了，“其实谁当盟主跟咱庄稼人也没啥关系，照样还是纳皇粮种咱的地。”

铁匠一支小曲儿还没哼完，爷爷突然起身一气之下把烟斗扔进了铁匠淬火的水桶里，骂了句：“迂腐。”然后背着手转身离去，末了那背影还飘来一句，“你知道你打一把刀能害死多少人吗？”

铁匠握锤的手茫然地停留在半空中，他不理解爷爷的那句话，就如同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打这把刀一样，他只记得是上一个集日的时候，一个斗笠遮住脸的瘦汉，递给他一张图纸说：“照这个样子做出来，给你双倍钱。”铁匠唯唯诺诺答应着，接过瘦汉用白布包裹的玄铁。待他想再伸手去接那张图纸时，手就被人捏住了，瘦汉放开他的手说，“你只要记下来就好了，这对你来说不难。”铁匠憨厚地笑笑表示歉意，他从来没见过那么沉重的刀也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玄铁，像是在血水里浸泡过一样，透着一股血腥的红色。那天天色将晚，着急着回家的铁匠也就没有多想，倒是今天老爷子看到那块铁时，表露出的骇然神色让他内心一惊。难道自己要锻造的这把刀，真的是杀人的兵器？而不是像神秘人所说的那样送人作礼物收藏。

那天晚上铁匠带了两壶陈年老酒，一包猪头肉上山来和爷爷对饮。看到铁匠憨笑着站在门口，爷爷没有像以前一样表现出对酒肉的喜好，而是忧心忡忡地请他进了屋，然后他们关了屋门就打发我和童嫣去别处玩。我很高兴这么快就能看见童嫣，我扶着她爬上柴垛，躺在上面看满天的星星。我告诉她哪颗是牛郎星和织女星，哪颗是

在迷失方向的时候让人找着方向的北斗星。可是她不会说话，我也就不知道她找到了没有，后来我说得口干舌燥想下来喝口水时，她已经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我不想叫醒她，也跟着沉入了睡眠的深处。

早上醒来发现我和童嫣并排躺在我的小木床上，女孩儿紧贴着墙，依旧睡得酣然。窗外传来木头被爷爷劈开的尖锐声响。

我起来对着门外的菜地舒舒服服地撒了泡尿，打着哈欠想继续回屋睡，爷爷却猛地把我拽过去，然后用汗水淋淋的大手在我脸上抹了一把，睡意登时被抹掉了大半。他用不容反驳的语气对我说：“童嫣以后就住咱们家了，他爹出趟远门，得过些日子才回来。”

我美好的人生，其实是从那天早晨开始的。

而从那天早晨开始，铁匠却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逃亡。

那天晚上铁匠带了好酒好肉上山来和爷爷对饮，其实他是想从爷爷醉酒后的嘴里掏出点关于那把刀的信息，在提到那把刀时老爷子皱眉的细微动作被铁匠敏锐地捕捉到了。那把刀一定不是普通的刀，这是铁匠所能预感到的。而爷爷那天忧心忡忡的表情更加加重了铁匠心里的不安。

爷爷没有急着去喝酒，而是把我和童嫣打发出去关门闭窗。铁匠一脸茫然地看着爷爷，恐惧和不安就更加沉重地积压在了他的心里。他问爷爷：“老爷子，出什么事了？”

爷爷没有看到，指指墙角的板凳示意铁匠坐下，然后爷爷凑着油灯点燃了烟丝，猛抽了两口才问万分惊恐的铁匠说：“你要用那块铁打一什么刀？”铁匠就把神秘的瘦脸汉和刀的来龙去脉细细地说了。爷爷从桌子上拽过来一张纸又扔给铁匠那把已经快秃了的毛笔说：“把那把刀画下来。”铁匠不知道爷爷为什么对那把刀感兴趣，他两手握笔在纸上七拐八转尽量把那把刀按原貌复制出来。爷爷看到在纸上渐渐清晰的刀的轮廓，倒吸了一口冷气。

爷爷怔怔地看着那把刀，对铁匠说：“你今晚就逃命吧，走得越远越好。”

铁匠没有敢问为什么，便连夜收拾了东西从村子里消失了。爷爷把积攒了多年的钱都拿出来塞给了铁匠，在黑暗中目送铁匠离开村子。临行前爷爷告诉了铁匠真相，他打的那把刀，就是已经在江湖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斩月神刀。

爷爷对铁匠的离开并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从七岁到十七岁，我们一直生活在山

上，砍柴卖笋。

只是童嫣有时候会望着远方不发一语，我知道她在想铁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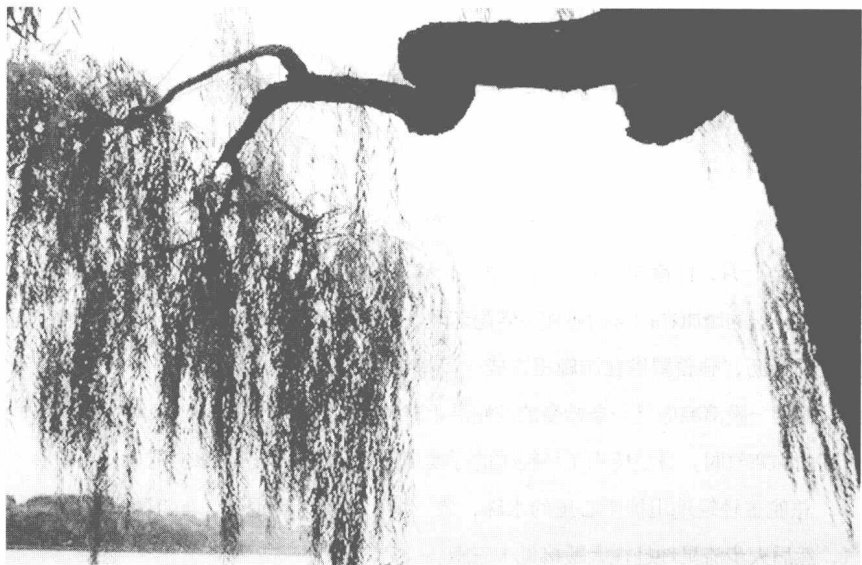
在我十七岁那年，爷爷对我说：“你以后要好好地对待童嫣。”他的一番话虽然让我莫名其妙如坠雾里，却让我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转折。那一年我体会到了爱情的美妙，我是多么喜欢那个女孩，可是我的心思她却永远都听不到。

那一年的江湖和十年前一样还是乱糟糟的，在没有找到新的规矩之前大家还是寄情于那把传说中的神刀。每次下山听到关于江湖新的传闻时，爷爷总是在人群中很苦闷地摇摇头说：“为一把刀，值得吗？”大家看到爷爷一副忧国忧民的穷酸相时都争着嘲笑他。

“迂腐。”这是爷爷每次离开时都要说的话。我没有搞明白他说的是那些传播者迂腐还是说江湖本来就具有迂腐的本质，不过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

「三」

身边肥胖女人的呼噜声像是煮沸的茶壶盖，在寂静的夜色里此起彼伏。范大轻手轻脚地拿开女人搭在身上的胳膊，捏着鞋子像是跳过房梁的猫一样小心翼翼，他



惦记着被锁在西厢房里杨雄美貌的小妾——那纤细的手指，在烛光下像是一段洁白的玉石，莲藕一样细嫩的胳膊连接的肩膀散发着受宠的小妾所特有的馨香气息。范大想到即将拥之入帐，全身都恍若通过一阵麻酥的激流，在寒冷的夜色里冷不丁地一阵颤抖。

房间里的蜡烛将要燃尽，在蝇头火光的映衬下女子的背影更显纤小。听到身后范大关门的声音，她惊恐地拿起床头的一把剪刀横在胸前。范大奸笑着走过去，那笑像是在水里浸泡了些时日，皱巴巴地没有一点血色，在微弱的灯光下更显恐怖。

“别害怕，只要你从了我，这间房子以后就是你的，我这山庄的所有都是你的。”

听到这里，女子眼里放出了光，似已被他的话所动，剪刀也颓然放下。范大走过去捧起了她的双手。起初她还挣扎了几下，随后在范大宽慰的大笑中放下了恐惧和戒备。

“老爷，小妾既已是你的人了，那这山庄我以后也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吗？”她嗫声嗫气地问出了这话。范大把脸凑得更近，在她胸前来回磨蹭着，用发颤的声音说：“这么快就想跑了吗？”他从腰带上解下一块白玉在她面前摇来晃去，“你戴着这块玉出入山庄谁敢拦你？”说着把玉连同衣服一股脑全都脱下扔到地上。

范大开始撕扯她的衣服。她把手伸向背后，在枕头下抽出一根细如发丝的银针，直直地刺入了范大的咽喉。范大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瞪着她张大了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找到那块玉收好，对着范大的尸体连啐了几口，然后推门融入了冰凉的夜色里。

「四」

时至七月，江南早已进入梅雨季节，鹰坛的总舵主洪鹰怅然若失地望着山下，十三座分坛的鹰旗在雨雾的遮掩下若隐若现。他来回踱着步子，紫香炉香烟缭绕，雨声淅淅沥沥，顺着屋檐在游廊里连成一串串细密的水珠。总舵主伸出手截断那股水流，顿觉一股清凉像是一条妙曼的游蛇沿手臂缠绕而上。就在他闭眼深呼吸梅雨季节高山的寒气时，身后传来丫环轻柔的呼唤声：“老爷，十三飞鹰求见。”

总舵主轻轻地甩掉手心里的水珠，微一扬手示意丫环退下，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然后大步流星地赶往大殿接见十三鹰。

总舵主在座椅上坐定，两手端起茶杯呷一口浓茶，而门外的十三鹰正接受卫士的搜身，确定身上没有私藏武器后卫士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十三鹰脱了鞋大步奔上大殿，对总舵主行过礼便迫不及待地：“请总舵主降罪，属下无能，竟没料到铁匠听到风声，早已逃匿了。”说到最后，那声音分明有些发颤了。

听罢，总舵主眉头皱然拉紧，脸颊涨红，额头上的刀疤更显得醒目。却依然用强作镇定的语气问道：“没有打听他的下落吗？一个山野里的铁匠，目不识丁，又无亲戚可以投靠，能逃到哪里去。”

“总舵主说的是，属下打听过他的下落，却毫无音信，据说是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实在无人知道他的去处。”说完十三鹰觉得额头上的冷汗已经流到脖颈里，凉得好似六月高山里的梅雨。

过了良久，总舵主才用懒洋洋的语气说道：“罢了罢了。那铁匠只是山野的一莽夫，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这也不怪你。老夫答应你的事也决不反悔。稍事休息，玉容马上就出来了。”说完就打着哈欠从大殿的侧门出去了。

听罢，十三鹰长长地舒了口气，颓然陷落在椅子上抹掉额上的冷汗，像是刚刚拼尽了全力与人争生。气定之后看到玉容向大殿款款走来的身影，他整理好自己狼狈的表情，脸上露出了一副疲惫的笑容，等着玉容前来。

玉容端着一壶酒，露出沉鱼落雁般的笑容，为十三鹰斟上一杯，微笑着说道：“十三哥受累了，总舵主答应过事成之后把我许配给你并扩大十三分坛的实力，玉容特来拜见十三哥。”十三鹰心里窃喜，连忙托起玉容并接过酒杯，仰头一饮而尽，似乎全然忘记了刚才在大殿之上时的战战兢兢。

就在他喝完了酒欲享受总舵主的美意时，忽然感觉脖子上划过一阵冰凉，鲜血就迫不及待地涌出来，沁湿了鹰袍。

十三鹰惊恐地看着玉容，嘴里除了“呜呜呜”一阵再也发不出像样声音。玉容扑上去在他胸前又狠狠地补了几刀，大声骂道：“平时对老娘动手动脚瞪这么大眼给谁看？”刀子在尸体上扎出来的伤口汩汩地冒着血泡，她撩起鹰袍的衣角擦干净刀子坐下来气喘吁吁，自顾自地独饮着壶里的酒。

一番畅饮之后就看到总舵主铁青着脸站在殿上，一脸的不痛快。她赶紧放下酒壶轻步上前拱手道：“义父英明，小女已经按照吩咐除掉了杨雄，范大也已于昨晚中毒身亡，江湖各路人马以后就会向义父靠拢了。”

总舵主听完脸色一沉，走到殿下看着十三鹰的尸体，几乎是用咆哮的语气对玉容大骂道：“你可知道十三飞鹰为保我鹰坛在江湖的地位立下了多大的汗马功劳，你杀了十三让我如何向其他的分坛主交代。”

玉容全身颤抖着听完，扑通一声跪在了总舵主的脚下号哭着说：“义父，小女完全是按照您的意思杀了十三鹰，您不能这样对我啊！”门外早已准备好的卫士扑过来拖走了玉容，游廊里传来一阵阵凄厉的哭声。总舵主忧心忡忡地看着殿外昏暗的天色，对身旁的一个卫士说：“召集总坛旗下飞鹰明日总坛议事，顺便告知他们说小女被范大收买欲行刺本舵主，十三鹰极力护驾惨遭不幸，追封十三鹰为鹰隼护法，十三分坛旗下兵马并给各部。”

卫士记下总舵主的吩咐交给舵主，舵主只是扫过一眼摆手示意他退下。

天空中层层叠叠的黑云像是一双巨大的手掌压将下来，浓稠的黑暗在游廊里弥漫开来。

「五」

这天，山下战马的嘶鸣渗入清晨潮湿的空气中，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几十面鹰旗把童村团团围住。爷爷却看都不看山下，只是把我和童嫣叫醒，递给我们一人一把铁锹，扔过来一句：挖。

我们在院子里刨出来几口被密封的大缸。爷爷丢掉铁锹拍拍手说：“拉上来，放到屋里。”

我很惊奇院子里竟然埋了几口大缸。我想里面一定珍藏里爷爷毕生的宝贝。可是看到爷爷那张像被晒干的树根一样了无生气的面孔，我只好把好奇憋在了心里。

“待会儿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句话都不能说。”爷爷把几口大缸滚到一起，又堆上了几捆干柴，然后一脸凝重地对我说了那些话。

不等我的回答爷爷就奔出去了。门外已经聚集了童村的乡亲们，和那些骑着战马肩扛刀剑的鹰旗兵。

爷爷冲出去拱手道：“总舵主既然来了为何不现身和在下叙叙旧。”刚说完就听到了一阵爽朗的大笑，一列列鹰旗兵自动闪开了一条小道。被称作总舵主的人慢步走了过来，同样拱手对爷爷说：“杨老英雄自多年前归隐山林，在下实在不忍心打扰，只是，这普天之下能救急于江湖的人，也只有杨老英雄你了。”

爷爷干笑了两声，眯着眼看着面前的总舵主，笑着说：“杨雄死了，天下也就乱了，即使争个你死我活也无非是又一场笑话而已。”

“杨老前辈神算，杨雄空手坐拥了天下，而真正的英雄却是前辈这样的，一心归隐，不问世事……”

“不错，当年师弟杨雄的确没有斩月神刀。祖师爷他老人家专门交代过，这天下谁为尊都不重要，而那把刀，虽未用来杀人，却是天下战乱的祸根啊。”说完爷爷长叹了一口气，像是又掉落进已经久远的回忆里，无法自拔。

“前辈心系天下让我们这些江湖后辈汗颜，可是现在局势大乱，非得有那把刀才能平天下之愤，还望前辈交出神刀。”说完总舵主意味深长地看了村民一眼，然后把目光收回注视着爷爷。

“杨雄和范大已死，天下对总舵主而言已是囊中之物，老夫又岂有不识时务之理，只是这些百姓不理江湖恩怨，还请总舵主放他们归家吧。”说完爷爷转身进了屋。

总舵主一挥手，鹰旗兵闪开一个缺口。乡亲们像是挣破渔网的鱼群一样蜂拥着往外挤。我拉着童嫣的手混在人群中下了山。童嫣几次想挣脱我的手回到小屋中，硬是被乡亲们拉了回来。我们刚刚走进村子就听到山上“轰”的一声巨响，我和爷爷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被夷为平地。

看到爆炸而起的浓烟，乡亲们齐刷刷地向着木屋的方向跪下，我拉起童嫣的手穿过人群向铁匠家走去。

“以后你生火，我来打铁。”

童嫣擦干眼泪对着我开心地笑了。



砂器

文/普鲁士蓝

他说：“我们快死了，也快要永生了。”

❖战争

罗伊兹的目光穿过族人和智人的血泪，停顿在那个砂器上。砂器血迹斑斑，斑驳的血影映衬着两个种族年轻人的尸体。砂器似乎依然平静，似乎沉着地审视着周围的一切。罗伊兹拿起砂器，他那永远也不能喊出口的“哥哥”告诉他：“我们将成为智人的俘虏。”罗伊兹不明白，尼安德特人繁衍了上百万代，怎么就会成为智人的俘虏呢？况且族人已经在战争中打败了智人啊。